

王亚富 小说作品

## 麦黄

太阳还猫在地平线下，露珠在草尖上打滚儿。天是青灰色的，视野里的一切都影影绰绰，看不清。路两边的庄稼地里，时不时传来“咔咔”的响声，不知是苞米还是高粱的拔节声。庄稼、树木、野草、野花、山野菜的味道萦绕在一起，扑鼻而来，有淡淡的苦、丝丝的甜、浅浅的涩，还有淡淡的香。南树林里，传出一阵细小的声音，“笃——笃——笃”，这细小的声音在黎明前的静谧中传出，显得突兀而清晰。

磕树鸟。二柱跟大柱说，有点儿炫耀自己有见识的意思。一听就是磕树鸟。

那叫“啄木鸟”。大柱不屑地纠正他。

这是磕树里虫子的磕树鸟，啄木鸟是啥？二柱不太服气。

磕树鸟是咱们平常叫的名，书上叫“啄木鸟”。大柱上小学一年级了，懂得比二柱多。

那咱们也不是在书上说话。二柱抓到了话柄，跟大柱不讲道理了。一个胖乎乎的身体从大柱和二柱中间撞过去，把大柱和二柱撞分开了。小胖子，你这么胖，长大让你当龟田。

二柱为自己的创意哈哈大笑起来。小胖子回头站住，我才不当龟田呢！你当龟田，我当赵永刚。

我也不当龟田，我当李胜，我就是让火烧牺牲了也不当龟田。

昨天晚上演的电影是《平原作战》，小孩儿们就拿里面的人物做比喻。杨三婶在前面喊，大柱、二柱，你俩快点儿走。

杨三婶斜背一个绿色帆布书包，这书包年纪太大，时光把绿色磨洗没了，把它变回了白色，里面装着苞米面饽饽、早黄瓜、大葱，装得鼓鼓囊囊、圆圆滚滚的，像潜水员背的氧气瓶。

杨三婶右胳膊挽着杨二奶奶，左手提着一个灌满白开水的塑料桶。杨二奶奶的左胳膊挽着杨三婶的右胳膊，右手拎着一只九寸兜。九寸兜是妇女们自己发明的，把一条毛巾对折，两边缝紧，开口处像裤子边沿线那样挽起来，缝好，穿进去一条带子，装完东西，把带子拉紧，九寸兜就封住了口。

杨二奶奶的九寸兜瘪瘪的，好像什么东西也没装，杨二奶奶困难，带不了很多吃的。

太阳还没露头，先把光辉洒了出来。

二柱拽着大柱说，快跑，看谁先跑到光外边去。

大柱甩开他的手，笑话二柱啥也不懂，太阳比天还大呢，你能跑出去？

二柱天真地往前指指，到那儿就沒光了。

大柱说，你看着不远，其实老远了，一辈子也跑不到边儿。二柱似懂非懂，失望地翻着眼，这时天也亮了。

大柱、二柱和小胖子看见前面还有不少去捡麦子的人，三个一群，两个一伙，像电影里面转移的群众，拖拖拉拉地往前走。

二柱蹦蹦跳跳，边走边玩。一会儿跳到路边捡点什么，跑回来给大柱看；一会儿又撵上杨二奶奶，从杨二奶奶手上抓过九寸兜，甩开小膀子抡着玩。

走过南树林，从树林横头的岗上往西南的草甸子上望，晨雾在草甸子上面氤氲，给人一种湿润凉爽的感觉。草甸子上点缀着各式各样的野花，有一种橘黄色的小碎花，花瓣散开，像婴儿甜甜的笑脸；还有一种浅白色的小花，花瓣歪向一边。

二柱举着小拳头，高喊“冲啊”，往草甸子里跑。突然，他蹲下身，嗷嗷叫起来。

大柱吓了一跳，忙跟小胖子跑过去看。二柱嘻嘻笑着，摊开小手掌，里面一个土黄色的扁圆形东西。

马粪包？大柱盯着它。

马粪包，我一看就是马粪包。它在草棵子里猫着，我一下就认出它了，一下就逮住它了。二柱很自豪。

小胖子伸手去拿马粪包，二柱一打滚躲开，顺势就在草地里滚起来。

衣裳刮坏了，大柱吓唬他。再不起来我叫妈了。

二柱突然停住，悄悄趴在草地上，把拇指和食指张开，张成钳子的形状，神情专注，身体警惕地一点点往前探，突然伸手往前猛地一夹，他笑着叫道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！是蛔虫，菜蛔虫！

大柱和小胖子跑过来看。二柱果然抓住一只菜蛔虫。菜蛔虫两条长腿拼命地往后蹬，二柱捏住一条蛔虫腿。菜蛔虫还蹬，三蹬两蹬把腿蹬掉了。

大柱的表情有点痛苦，杨二奶奶说欺负牲口有罪。

二柱不服，菜蛔虫是牲口吗？大柱也不服，不是牲口还是人啊？大柱、二柱、小胖子又撵上了杨三婶、杨二奶奶。

二柱说，妈你们走得太慢了，等走到麦地，麦子都让别人捡光了。

杨三婶心里承认二柱的话，她说，你二奶奶看着不着道儿，走快了怕摔着。

二柱黑眼珠一转，妈，我有招了。二柱从杨三婶腰间解下一条绳子，一头拴在杨二奶奶腰上，另一头拴在自己腰上，二柱像老汉拉车那样，前腿弓后腿蹬，拉着杨二奶奶走，嘴里喊着“哟！驾！驾！”

杨二奶奶笑骂，小鬼崽子，把我当老牛了，大家都笑起来，笑声像歌声一样飘向远方。

麦地坐落在辽阔葳蕤的草地。无垠的绿色中，一片金黄色的麦地分外醒目。麦子是平播的，没有垄，呈南北长东西短的形状。也许是麦地肥料充足的缘故，临近麦地的蒿子杂草长得格外茁壮。黄蒿、香蒿、刺菜比赛似的疯长，比二柱的个头还高。几朵深紫色的刺菜花，在繁茂密叶的拥挤中，顽强地探出头来，水嫩鲜艳的脸庞笑呵呵地迎向太阳。

二柱首先发现了问题，他紧跑几步撵上来，用小细胳膊搂住小肥子的粗腰，抬脸问，咋不把地里都种麦子呢？

小胖子歪头瞅瞅大柱，没有回答。

大柱回头看二柱一眼，转回头，边走边说，都种麦子就没有草和花了，没有草没有花，蛔虫、蚂蚱、刀螂、蝴蝶、扁担钩，还有别的小虫就没人管，没吃啥的了，就得饿死了，晒死了，让雨浇死了，它们都死了，家雀儿就饿死了，没有家雀儿，就听不着家雀儿叫了。

小胖子抬头望去，一只小鸟在头顶盘旋。小鸟的叫声尖尖的、脆脆的，像一只电量充足的喇叭。

二柱大喊一声，窝篮子！大柱眯起眼睛，懒洋洋地说，我心都痒痒了。

小胖子也眯起眼睛说，我心都哆嗦了。

大柱说，下边肯定有雀窝。雀窝在哪呢？我要掏雀窝。二柱晃着大脑袋，四下寻找。

大柱拽他一把，快走吧，再不快走把你扔下了。

二柱满不在乎，故意磨磨蹭蹭不走。大柱和小胖子一人拽他一只胳膊，拉着他往前走。二柱把腿绷直了往后挣，挣不过大柱和小胖子，被他们拉着，像木偶似的笨笨地往前挪着走。二柱就嘻嘻笑起来。

麦子快收完了。四辆大马车停在地里，每辆马车两个人，地下这人用洋叉挑起麦捆，像运动员助跑那样，把叉子撤回一点儿，再用惯性往高、往前猛送一送，麦捆“嗖”的一声飞出去，车上那人伸手接住，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，再用双手使劲摞摞。二柱瞪大眼睛入迷地看着，麦捆抛出去落下，他的头也跟着起落。

麦地东边有二三十个捡麦子的人，都是妇女和小孩。看青的叫葛二，长得敦敦实实的，一只手拎着镰刀，另一只手有时抓几棵草，有时握几棵麦子，在地里走来走去，忠于职守地监视着站在麦地边的人。

车装完了。赶车车的老板子把大鞭子使劲一甩，长长的鞭梢在空中挽起一个漂亮的鞭花，接着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像绽放的爆竹，响声一直传到天边。葛二举起双手，拉长了声调喊：解——放——啦——！捡麦子的人们像涨潮的海水，呼啦一下涌进麦地。

杨三婶干活手脚麻利，她把两片大衣襟撩起来用牙咬住，这件衣服就成了一个简易的大布兜子。杨三婶一双手像两只五齿铁耙，把麦地划拉的烟云冉冉、草屑纷纷，这个简易的大布兜子，仿佛变成了接引道人的乾坤袋，把遗落在地上的麦穗、麦秆统统收了进去。

二柱的一双小手也像模像样地忙活着，他右手捡起一棵麦子放到左手，右手又捡起一棵再放过去。看到十几棵麦子的时候，他停下来，看看麦子放得齐不整齐，有不整齐的，就把突

出的麦穗拍回去。

二柱捡够一把麦子后，他见妈妈和大柱把捆成小把的麦子放在地上，堆成一堆。二柱就跑过去，把他捡的这把麦子也放上去，然后再捡再放。

二柱做完第五把麦子的时候，低头看见地上有一棵酸不浆。这棵酸不浆长得肥头大耳，每片叶子都泛着黑绿黑绿的油光。二柱小嘴儿吧嗒几下，猫腰去薅这棵酸不浆。薅了几下没薅起来，他便揪下一片叶子放进嘴里。再拿出来时候，绿叶上轻轻浅浅留着几排小牙印儿。二柱皱起小脸儿，小嘴儿一咧，酸！隔着六七步远的地方，有一片小根蒜。小根蒜也叫大脑瓜，有着与葱蒜、辣椒不一样的辣味，能蘸酱吃，也能焯水后做馅吃。

二柱扔下酸不浆，跑去薅小根蒜。他薅半天也没薅下一棵完整的小根蒜，都是上半截就薅折了。二柱把一棵小根蒜咬几口，一筋鼻子：辣！二柱直起腰板四下看，看见再远一点的地方有几棵立着的麦子，那是收割时候落下的。二柱就跑过去，小手攥紧了往下薅，薅下一棵，再薅的时候，麦秆把他的手拉出血了。二柱吸吸鼻子，从兜里掏出马粪包，往破皮的地方摞几下，血止住了。

这时候，大柱在远处悄悄喊，二柱，二柱。二柱看见大柱和小胖子用手跟他比划，他俩先摆摆手，又往二柱后边指指，再招手。别管二柱才六七岁，却是个聪明的小孩儿。他知道大柱和小胖子摆手，是不让他说话，招手是让他过去。往后指指什么意思呢？二柱回过身，看见杨二奶奶猫着腰，一点一点慢慢往前挪。

二柱注意到，捡麦子的人都散开到两边，把杨二奶奶前边这条麦地让开了。

二柱心里就明白了，杨二奶奶眼睛不好，看东西费劲，大家给杨二奶奶留下了麦地，杨二奶奶即使眼睛看不清，捡得慢，也能捡到和大家一样多的麦子。

二柱又看见杨三婶将一把麦子，扔到杨二奶奶前边的麦地里。二柱受到启发，就从别处捡来麦子，一棵棵扔到杨二奶奶前面的麦地。

人们把捡到的麦子用两股绳子捆结实了，把两只胳膊分别穿进两股绳子，再把麦子捆到背后，这叫“上架背”。二柱也背起一捆麦子，但他的麦子捆是小捆，总共六七把麦子。杨三婶本来不让他背，他看大柱和小胖子一人背一捆麦子，挺好玩的，就让妈妈帮他捆了一小捆。捡麦子的人像背着筐篓进山采药的山人，陆陆续续地往回走。

太阳已经转过头顶，向西慢慢斜去。此时的阳光是最毒的时候，庄稼和野草、野蒿子都蔫了吧唧地耷拉着脑袋，躲闪着紫外线火热的锋芒，野花羞答答地半闭着眼。孩子们掰几根树枝，像解放军那样，编一顶顶帽子戴在头上，既凉快又神气。

二柱头戴树枝帽，背着麦子捆，挺直腰板，迈开大步，高声唱着：学习雷锋好榜样，忠于革命忠于党……

南树林是一片林深树茂的大树林，成千上万个树冠搭在一起，编织成一面巨大的遮阳伞，不等人走到近前，树林里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阴凉；栖息林中的小鸟，一声声低低地叫着，唧唧婉婉、悠扬悦耳……

二柱往树林里跑几步，又返回来，手里攥了一把猪毛菜撵上小胖子，问他，小鸟吃猪毛菜吗？

小胖子吧嗒两下嘴，没答上来。大柱说，猪毛菜是喂猪的。

二柱问大柱，我咋看见杨二奶奶家吃猪毛菜了呢？

大柱想了想，要是饿了就能吃了，红军连树皮都吃呢！

杨二奶奶家里人口多，劳力少。杨二奶奶的公公婆婆，还有两个念书的孩子都不挣工分，她自己也不挣工分。杨二爷在战场上让大炮把耳朵震聋了，还断了一条腿。杨二爷不能下地干活，就在生产队里喂马挣工分。杨二奶奶家六口人只有一个劳力挣工分，家庭困难，吃的不够，穿的不足。穷家女子都是巧妇，杨二奶奶就把猪毛菜、西天谷、苜蓿菜等野菜焯熟了，用苞米面饼包着吃。苞米面少的时候，就用倭瓜、西葫芦熬粥。

生产队来了返销粮，队里考虑她家困难，又是军烈属，想多分给她家一点儿，可杨二奶奶却不要，她说占集体便宜对不起牺牲的大儿子。杨二奶奶就挖野菜，小院里种满能当饭吃的倭瓜、西葫芦，杨二奶奶千方百计

才把全家人的肚子填了个半饱。

二柱又问小胖子，为啥二奶奶家的对联是“英雄门第春常在”，我家的对联咋是“革命家庭春常在”呢？

小胖子答不上来，咧着嘴瞅着大柱。

大柱说，杨二奶奶家就是英雄门第嘛！杨二爷是英雄，杨大叔也是英雄。杨二奶奶的大儿子在一次战争中，被炮弹炸飞了。杨二奶奶一股急火蹿到眼睛上，眼睛就半瞎了。

二柱歪着头笑话小胖子，你咋啥也不知道呢？大柱咋啥都知道呢？

小胖子嘿嘿笑道，我笨，大柱不笨，大柱是我班班长。班长是首长吗？是像赵永刚那样的首长吗？还是像郭建光那样的首长？

二柱的胳膊有点儿麻，他抓住肩上的两股绳子，使劲往外拽了拽。

二柱这个问题没问住小胖子。小胖子说，都不是，赵永刚是排长，郭建光是指导员。

小胖子终于完整地回答了一个问题，自家地挺了挺腰杆儿。

二柱眨巴着眼睛问小胖子，杨二奶奶家的杨大叔，是排长吗？

小胖子又有点儿蒙了，他挠着脑袋嗫嚅道，是吧？要不能当英雄吗？

二柱说，我长大了也要当英雄，我当邱少云，敌人用火烧我，我就带着大火往敌人堆里钻，烧死他们。

大柱笑道，看你笨的，你就当王成呗，你抱着破筒直接跳进敌人堆。

二柱想想，觉得王成确实够英雄，就说行，我长大当王成。

走了一会儿，二柱又想出个道道儿，就撵上杨二奶奶，问，你家大叔是首长吗？

杨二奶奶背着大捆的麦子，呼哧带喘地跟杨三婶说话，黝黑的脸上汗珠子一串一串地往下滚。杨二奶奶说，不是啊。

二柱就有点儿不明白了，不是首长咋能当英雄呢？杨二奶奶就笑了，傻小子，当英雄哪管是不是首长？在战场上不怕死，敢杀敌人，就是英雄。

二柱边走边琢磨，他长大了上了战场，肯定不怕死，他抱着爆破筒，往敌人堆里一跳，啊，好神气啊！二柱快乐地笑了。

杨二奶奶突然问二柱，二柱啊，你捡多少麦子？

不等二柱回答，大柱抢先说，一大捆。二柱说，对，一大捆。

杨二奶奶又问，大柱捡多少？

也是一大捆。二柱说，大柱跟小胖子都捡一大捆，比我的大捆还大。

杨三婶用一只袖子擦了一下脸上的汗，冲着二柱笑笑，点点头。

杨二奶奶皱起眉头，好像是自言自语，麦子那么厚？

二柱说，老厚了，我猫腰一划拉，就是一把麦子。

杨二奶奶不说话了，低着头默默地走路。二柱跟杨二奶奶、杨三婶默默走了一会儿，见杨二奶奶和杨三婶都不说话，觉得没意思，就站着等大柱和小胖子。

等他俩上来了，二柱问，你俩猜猜，杨二奶奶回家第一件事干啥？

大柱说，我猜呀，杨二奶奶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喝水，杨二奶奶带的水少，还没带黄瓜，妈给她，她也不要，杨二奶奶渴了。

小胖子说，我看杨二奶奶薅了一把苜蓿菜，杨二奶奶回家第一件事肯定是喂猪，把苜蓿菜扔到猪圈里。二柱就嘻嘻地笑起来。

大柱说，你笑啥，傻小子。二柱说，你才傻呢，我猜杨二奶奶回家第一件事是喂猪，就不说话了。身后麦子的清香，顺着热风钻进鼻子，二柱使劲吸了吸鼻子，说，真香！

进了屯子，杨二奶奶没有往家走，却往生产队拐去。杨三婶问，二婶子，你干啥去？杨二奶奶把头往杨三婶这边儿甩了一下，一缕头发被热汗粘住，纹丝不动。杨二奶奶吁吁喘着气说，这块地没收干净，我去告诉队长，下块地可得收干净了。

二柱看见，杨二奶奶背后的麦穗像金豆子一样圆鼓鼓的，金灿灿的阳光抖动着铺在上边，荡漾出一片耀眼的光芒，杨二奶奶也像披了一身金光似的灿烂炫目。



## 学海梦 (外二首)

刘胜胜

踏入学术深巷，绩点似幽灵闪烁  
悬于头顶，如影随形  
编织着欢喜与忧愁  
目光，在黑板与笔记间穿梭  
埋首于浩瀚书海勾勾画画  
在物质与数据中  
探求因果  
每一次考试，心跳的鼓点  
等待着绩点宣告  
导师教诲，同门切磋  
化作论文词语，奋斗的身影  
在时光中留下深浅痕迹  
待回首，这魂牵梦绕的绩点  
闪耀着智识的光芒

## 香槟与夏花的饯别

长明灯投下光晕  
将青瓷盘里的菜漂染得妩媚动人  
今日聚餐多了份蜜意  
最后一次集体生日烛光  
在双层蛋糕上，悠悠晃晃  
团团圆圆，声声笑语  
祝词抵达  
像夏风拂过开满花的枝丫  
“愿如夏花般绚烂……”  
话音在空气里打着旋，掌声  
如山崩海啸般炸响  
拧开香槟，切开蛋糕  
气泡带着欢腾涌上，奶油  
顺着回味铺开，一声“干杯”  
撞碎了所有即将说出口的再见  
“乘风破浪的姐姐，披荆斩棘的哥哥”  
带着香槟的热烈和夏花绚烂  
在时光轴上从容奔跑  
一路邂逅满径芬芳

## 感恩有师

在学术幽径徘徊迷茫  
心似漂泊舟楫无处依傍  
您携智慧之光点亮我混沌前方  
确定方向，构建框架  
剖析文献要义，采集数据建模  
每一次解惑和点拨，都在摸索中  
雕琢蓝图的模样  
论文批注痕迹如温暖手掌  
扶正我偏离航线的帆船  
我在解锁数据与理论“盲盒”中  
架设通往更高学位的阶梯  
感恩有您，敬爱的导师  
伴我一路跋涉前行

## 喜鹊辞 (外一首)

张希良

遗生杨的枝头  
喜鹊衔来春天的细节  
鸟巢在风中摇晃  
  
车窗外的初春风景探出头  
树影向后掠去  
我数着一个又一个春天  
——多少记忆在心底发芽

童年爬过的那棵大槐树上  
喜鹊还在鸣叫

母亲在菜园深处忙碌  
那只狸花猫又逃出了家门

## 享受春光

让春光悠悠蔓延  
温柔的花瓣在天空舞蹈

我们步履匆匆，试着慢下来  
听风在耳边低语  
感受生活深处的细腻

路，不必急于走完  
快些，慢些，沿途的景色是不同的  
慢下来吧，让脚步缓慢  
多停留，多凝望，多感受

生活，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  
慢下来吧  
与树木、河流共同呼吸  
享受这美妙的暖阳